

梁启超选集

李华兴
吴嘉勋
编

梁启超选集

李华兴 吴嘉勋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6374

1006374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封面题字 周慧珺

梁启超选集

李华兴 吴嘉勋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9 插页 3 字数 668,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 11074·582 定价 4.60 元

12月20日

前　　言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一八七三年，死于一九二九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与学术两个方面。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改良主义政治家、启蒙宣传家和杰出的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声大，影响大，对他的评价分歧也大。

戊戌前后，梁启超办过三份报刊：《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早在《时务报》时期，他已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新民丛报》问世不久，黄遵宪称颂梁启超的思想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但一九〇三年以后，当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时代中心，尤其是当《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尖锐的思想论战时，梁启超的作用和影响便逐渐走向反面。从提倡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到坚持保皇，主张“与革党死战”，梁启超虽仍以缓进自诩，革命派已斥之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

梁启超的一生由无数矛盾交织而成。他反对革命，但是由他运筹帷幄的清末立宪运动，却在客观上从另一条阵线加快了清朝政府的覆灭。他反对共和，但正是武昌起义炮火中诞生的共和国，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给予他以凯旋式的英雄般的欢迎。他一度主张“虚君共和”，旋即拥护民主共和。他曾寄希望于袁世凯，苦思焦虑地为“袁大总统”献计筹策，但当这个独夫民

贼帝制自为时，他却与蔡锷在一起，毅然举起护国战争的火把。他爱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依从过康有为，但为了寻求真理，也曾同康有为争论抗辩；当康有为捧出废帝溥仪时，还进行过公开批评。

五四以前，梁启超提倡新学，抨击旧学，主张兴办学校，废除科举，身体力行地倡导“新文体”、“新史学”、“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传播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和整理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他涉猎之广，著述之多，在同时代很难找出第二人。梁启超的文章，平易流畅，生动引人，“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任务紧急之时，每日属文不下五千言，其文章难免博杂浅显，既不如严复那样专精典雅，又不如章太炎那样深邃古奥。但梁启超著述的优点，也许正是严、章二位大师的弱点。作为历史的过来人，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郭沫若则在《少年时代》中写道：“平心而论，……他（指梁启超）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流质易变”的梁启超，生活在变动剧烈的近代中国，“自我交战”屡见不鲜。梁启超倡导过民权，并以“誓起民权移旧俗”自励，后来却自食其言，反过来鼓吹“开明专制”。梁启超一直热心传播西学，然而一九一九年到欧洲转了一圈，回国后便大叫“科学破产”，物质文明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主张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超拔”大海对岸好几万万“喊救命”的欧洲人。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就已将“麦喀士”（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向中国人作了最初步的介绍，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却沦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选集中，他在大革命时期的某

些论著和书信，就是这方面的不光彩的记录。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坦率地承认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且以“太无成见”为“生性之弱点”。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固然要重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快速的历史行程，政局的风云变幻，资产阶级软弱动摇的先天品格，给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学术的发展，打上了复杂多变的印记，从而也就造成了象梁启超这样典型的历史人物。不过，梁启超是变中自有不变在，总其一生，我以为，他的爱国之心未尝变。

梁启超一生勤奋，直到病逝之前，案头还摆着未完成的《辛稼轩先生年谱》。他究竟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文字？据徐佛苏估计：“先生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目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这个数字，大体近实。粗略而言：《饮冰室合集》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约九百万字（按标点后估算）；未入集的论著与未刊手稿，约二百五十篇，近一百万字；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收集到的遗札、家信近一万封，字数当不下于四百万。假若从一八九三年二月《致汪康年书》起算，到一九二八年十月《辛稼轩先生年谱》绝笔，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梁启超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需要多么艰辛的劳动，多么惊人的毅力！

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最初是一九〇二年何擎一（天柱）编、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到一九三七年陈筱梅编、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全编》为止，前后三十五年中，大约有四十种不同版本的文集问世。其中，以一九三二年林志钧（宰平）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一年重版），收录最富，篇幅最大，体例较妥，校定也较仔细，是现存梁集中比较好的本子。此外，还有各种专集（如政论集、讲演集、文

抄、诗抄、尺牍等)，约二十多种；单行本一百多种。其著述的社会需要量之大，于此可见一斑。梁著涉及范围虽广，但其核心为政治。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曾说：自己“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编选的基本尺度。

选入本书的论著，包括梁启超的论文、专著、译述、讲演、函电、自述、游记、书序，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未编入《饮冰室合集》者二十五篇；未刊稿或信件十三篇。全书内容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论为主，兼及学术论著；着重反映作者的政治思想，以及关联密切的哲学思想、学术文化思想、新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等。梁启超著述的数量，清季与民国大约各占一半；论其影响，清季以政治言论扬名国中，民国时期则以学术论著较引人注目。遗憾的是，本书因篇幅所限，他的一些长篇的重要学术论著，如《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都未能收录。

本书所选各篇，均按时间顺序编排：论著按初版年月，未刊信稿按写作时间，讲演按发表日期。原稿写作时间不明或有争议者，于“说明”内加以考订。《新民丛报》自一九〇三年后经常衍期出版，因难以逐篇考订，只得按原署日期编次。

本书所选各篇，凡见于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者，均以该书为底本，与初版本进行互校。少数篇目一时找不到初版本而以其他版本互校者，于“说明”内讲清。凡经互校之篇目，均出“校注”。古体字、异体字，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均改为现代通行的简体字；明显的错排字（如己与已之类），直接订正；不另作注。

本书所选各篇，均予标点分段。凡订正错字，置于〔〕内；增补脱字，置于〈〉内；衍文加〔〕；缺字用□；难以确定的用(?)；

原有注文或译名，用小字置于()内。

为便于读者了解梁启超一生的主要经历与思想演变，我们编写了《梁启超生平活动年表》；还选刊了《梁启超笔名署名表》，供查检。

本书编选过程中，蔡尚思、方行、陈旭麓以及朱维铮、姜义华、耿云志、王学庄、曾业英诸师友，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曾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吴嘉勋同志协助编选标校，这本书蕴含着他的辛勤劳动。

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选篇不当、考订不确、标校失误之处，诚恳地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说：“一如在思想的逻辑系统里，每一思想的形态有它独自有效准的地位，并且通过进一步向前的发展而被贬降为附从的环节，同样每一个哲学在全部过程里是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这地位上有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定去认识它的特殊性格，必须承认它的地位，对于它才有正确合理的处理。”我想，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恰当评价梁启超的思想，也许是有相当启发的。

李 华 兴

一九八三年五一劳动节前夜

目 录

致汪康年书(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	1
△ 变法通议(节录)(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一八九七年 九月十七日)	3
· 自序(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	3
· 论不变法之害(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九日)	4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八九七年 九月十七日)	11
论学会(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五日)	17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	23
✓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27
✓ 古议院考(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五日)	32
西学书目表后序(一八九六年)	35
✓ 与严幼陵先生书(一八九七年春)	39
✓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八九七年十月六日)	45
倡设女学堂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51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一八九七年冬)	53
△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一八九七年冬)	61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一八九七年冬)	63
✓ 说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一日)	67
论湖南应办之事(一八九八年四月五日——四月七日)	72
~ 戊戌政变记(节录)(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	81

△ 尊皇论一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88
自由书(节录·一) (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91
叙言(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91
成败(一八九九年九月五日)	91
△ 文野三界之别(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94
英雄与时势(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95
养心语录(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96
国权与民权(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五日)	97
破坏主义(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五日)	98
善变之豪杰(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五日)	99
豪杰之公脑(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100
答客难(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1
忧国与爱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2
傀儡说(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103
惟心(一九〇〇年三月一日)	104
慧观(一九〇〇年三月一日)	106
△ 烟士披里纯(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107
致康有为书(一八九九年夏秋)	113
致孙中山函三件(一八九九年夏秋——一九〇〇年一月 十一日)	114
△△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一八九九年十 月十五日)	116
少年中国说(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	122
呵旁观者文(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日)	128
致孙逸仙书(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135
致康有为书(节录)(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136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140
△ 立宪法议(一九〇一年六月七日)	148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六日、七月六日)	156
过渡时代论(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166
灭国新法论(节录)(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六日——八月 二十四日)	172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二日、十月 二十二日)	184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节录)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94
自由书(节录·二) (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一九〇四 年二月十四日)	199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199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00
干涉与放任(一九〇二年十月二日)	202
中国之社会主义(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四日)	203
△ 新民说(节录)(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一九〇三年 十一月二日)	206
第一节 叙论(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06
第二节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07
第三节 释新民之义(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11
第五节 论公德(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213
△ 第六节 论国家思想(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217
第九节 论自由(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二十二日)	223
第十一节 论进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七月五日)	234
第十八节 论私德(节录)(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十一月二日)	248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69
新史学(节录)(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七月五日)	277

中国之旧史(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277
史学之界说(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283
论正统(一九〇二年七月五日)	288
 △ 论立法权(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296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304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315
致康有为书(一九〇二年五月)	321
政治学学理摭言(一九〇二年九月二日、十月十六日)	325
敬告我同业诸君(一九〇二年十月二日)	334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	340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349
新民议(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日)	354
《饮冰室文集》原序(一九〇二年十一月)	366
释革(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368
三十自述(一九〇二年十二月)	374
拟讨专制政体檄(约一九〇二年下半年)	380
敬告我国国民(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	384
致徐勤书(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五日)	391
致蒋智由书(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九日)	393
△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节录)(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 ..	394
致康有为书(节录)(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13
答和事人(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日)	416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四日)	420
新大陆游记(节录)(一九〇四年二月)	432
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九〇五年秋冬间)	439
开明专制论(节录)(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三月 二十五日)	450

杂答某报(节录)(一九〇六年九月三日)	498
致蒋智由书(约一九〇六年九月)	528
致康有为书(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中旬)	529
《社会主义论》序(一九〇七年二月)	535
政闻社宣言书(一九〇七年十月七日)	537
上摄政王书(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前后)	548
《国风报》叙例(节录)(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日)	559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566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571
续评资政院(一九一一年一、二月间)	582
粤乱感言(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585
新中国建设问题(节录)(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月)	588
致徐勤书(节录)(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601
致徐勤书(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604
致罗惇麐书(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05
致康有为书(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	607
致袁世凯书(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610
中国立国大方针(节录)(一九一二年四月)	614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617
致康有为书(一九一二年)	624
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节录)(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	625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634
上袁大总统书(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641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643
痛定罪言(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647
复古思潮平议(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657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666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一九一五年九月四日)	681
上袁大总统书(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	684
与蔡锷第四书(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687
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节录)(一九一六年五月)	691
辟复辟论(一九一六年五月)	699
五年来之教训(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703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一九一六年)	708
致段祺瑞书(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	710
致段祺瑞书(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	713
反对复辟电(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	715
△ 欧游心影录节录(节录)(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三月二十五日)	718
上篇 大战前后之欧洲	718
五 社会革命暗潮(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718
六 学说影响一斑(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	720
七 科学万能之梦(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	721
九 思想之矛盾与悲观(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724
下篇 中国人之自觉	725
△ 三 阶级政治与全民政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	725
六 思想解放(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726
△ 十一 社会主义商榷(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729
十三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731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	738
《改造》发刊词(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742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748
△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762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录)(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776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776
评非宗教同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	784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792
△ 人权与女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801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808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815
△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一九二三年一月).....	824
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九二三年一月).....	826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九二三年二月).....	829
△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一九二三年五月 九日).....	839
人生观与科学(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841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录)(一九二三年八月).....	848
第二十三章 结论	848
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852
△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节录)(一九二五年 十月二日、十月九日)	855
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节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861
给孩子们书(节录)(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865
可否南北会派改约代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867
与令娴女士等书(节录)(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871
△ 北海谈话记(节录)(一九二七年初夏)	877
学校读经问题(一九二七年)	884
附录一 梁启超生平活动年表.....	886
附录二 梁启超笔名署名表.....	911

致 汪 康 年 书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

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易房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遂勿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已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得挽江河哉！张芻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而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

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譁经济，尽无补救。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说明】 手迹，共七页，原件存上海图书馆古籍组，《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第二十六册。末署“壬辰除夕”，当为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光绪十八年除夕）所撰。